

绘图中国古典名著

东周列国志

(下)

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绘图中国古典名著

东周列国志

(下)



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

东周列国志(上、下)

(少年版普及本)

出版发行: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

经 销:江苏省新华书店

印 刷:无锡江溪(春远)印刷厂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30.25 插页 8 字数 556000

1996 年 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20000 套

ISBN 7—5346—1463—5

I·323 定价:28.00 元

责任编辑:薛屹峰

凡是印装问题,均向承印厂调换。

策 划：宗 华

文 字：郭 平 陈咏超 魏崇新

插 图：聂秀公

责任编辑：薛屹峰

美术编辑：王 烈



逢丑父改装保齐侯

宋国与楚国交战不敌而求和结盟。晋国未去救宋，邻国赤狄中的潞国反叛，晋国派兵镇压。后来秦国又派大军来夺潞国，晋将魏颢、魏犇兄弟大败秦军，斩秦国大力将军杜回，晋国乘胜追击，灭甲氏、留吁、铎辰三个小国，全部占领了赤狄人的土地。其后，晋景公又以士会代荀林父为中军元帅，加太傅，封于范地（即范氏之始），主持朝政，晋国日益强大，景公又有称霸之意，用伯宗之计，派遣上军元帅郤克出使齐、鲁，共修盟好。

郤克先到鲁国通使修好，又与鲁国上卿季孙行父一同出使齐国，路上碰到卫国上卿孙良夫、曹国大夫公子首，也准备去与齐国修好，四人不期而遇，结伴同行。此时齐国是齐顷公无野在位，接见了四国来使，请他们到客馆休息。

齐顷公接见完毕后，忍不住直想笑，一路回到宫中，拜见他的母亲萧夫人时，犹自忍俊不禁。萧夫人自惠公死后，一直哀伤不乐，顷公极孝顺，经常说些滑稽古怪的事，以博取母亲的欢喜。今日萧夫人见儿子这般神情，便问道：“外面又有什么好玩的事，快说给我听听！”

齐顷公强忍住笑，说：“有一件事您说怪不怪？今天晋、鲁、卫、曹四国使臣一同来修好，这倒并不稀奇，稀奇的是晋国大夫郤克瞎了一只眼；鲁国大夫季孙行父是个秃子，没一根头发；卫国大夫孙良夫是个跛子；曹国的公子首是个驼背，两眼着地。您想人有残疾也在所难免，怎么偏偏这四人各有缺废而一同来到我国？朝堂之上顿时聚了这一批鬼怪人物，岂不是好笑？”

萧夫人先是有些笑意，旋即“刷”地沉下脸来，说：“哪有这么巧的事，你定是瞎编了来哄我！”齐顷公连声叫屈，萧夫人说：“若要我相信，除非让我亲眼看见。”

齐顷公说：“这也不难。使臣到来，公宴之后照例要举行私宴。来日孩儿命令在后苑设私宴款待，他们必然要经过崇台。母亲就在崇台上遮上帷幕偷偷观看，定叫您捧腹大笑。”

到了那天，齐顷公有意要博母亲一笑，特意从仆人中挑出一个瞎一只眼的、一个秃子、一个跛子和一个驼背，让他们分别为晋、鲁、卫、曹四国使者驾车。齐国上卿国佐听说此事，风风火火地向顷公进谏说：“朝聘之礼乃是国家大事，宾主相敬，岂可如此嬉戏？”

顷公不以为然地说：“聊博一笑，有什么要紧的！”

国佐长叹而回，私下道：“齐国从此要有祸患了！”

萧夫人在崇台上，看见下面四对怪模怪样的人物招摇过市，不禁大笑，左右侍女也忍不住“咕咕咯咯”笑个不停。晋国使臣郤克当初看到派来为他赶车的也瞎了

一只眼，心下便有些嘀咕，此时听见崇台上有女子嬉笑之声，一问左右，知是顷公之母萧夫人，知道自己被人耍弄了，心中大怒。另外三人也觉察到了，各自愤愤不平。四人聚到一处，郤克怒道：“我们好心好意来修盟，却被耍弄来充女人嘲笑的丑角，我不报此仇，就不算大丈夫！”

行父等三人齐声道：“您晋国若率先伐齐，我们奏明主公，一定倾尽全力前来相助！”

四人当即歃血为盟，商议妥当，也不去向齐侯辞行，各自登车星夜赶回国去了。

却说季孙行父回到鲁国，听说晋国主政的士会不肯伐齐，他心中很焦急，派人到楚国去借军队，此时楚庄王恰好去世，新立的共王才十岁，国有大丧，楚人不愿借兵。行父好生焦虑，恰在此时，有人从晋国回来报告，说郤克天天缠着景公要讨伐齐国，士会见景公已被郤克迷惑住了，便告老辞职，由郤克顶替做了中军元帅，主持国政，不久就将讨伐齐国。季孙行父大喜，派东门仲遂之子公孙归父出使晋国，一来祝贺郤克，二来商订讨伐之期。

公孙归父临行前，忽然被鲁宣公召去。宣公屏退左右，上前拉住归父的手，一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。归父大惊，慌忙跪问有何吩咐。宣公扶起归父，沉重地说：“自从您父亲等一批重臣去世后，如今国内孟孙、叔孙、季孙三家势力日益猖狂，我越来越制不住他们了。您此

去晋国，顺便将此实情转告晋国君臣，请他们大军到时，顺手赶走这三家，寡人情愿每年向晋国纳贡，永不变心。鲁国兴亡在卿一举，千万珍重小心！”

归父拜领了旨意，来到晋国后，发现屠岸贾已逐渐受到景公宠信，便用重礼贿赂他，求他发兵。屠岸贾一直拉拢晋国强族栾、郤二族，便将此事告诉栾书，栾书又告知郤克。郤克与季孙行父有交情，连夜修密书一封，派人星夜奔赴鲁国，交给行父。行父见信大怒，与叔孙侨如等要进宫与宣公当面对质，谁知宣公重病在身，不久就一命呜呼了，季孙行父于是立十三岁的世子黑肱为君，即鲁成公。行父独揽大权，追究东门仲遂一意媚齐而断了与晋国友好关系的罪行，下令将东门氏族赶走。归父正从晋国回来，闻此变故，便带着族人逃奔齐国去了。

鲁成公即位第二年，齐顷公得知鲁国与晋国有联合伐齐的阴谋，便决定先下手为强，他先派使臣与楚国修好，作为外援，然后亲帅大军讨伐鲁国，攻破龙邑。正想长驱直入，忽然有人来报，说卫国军队乘虚犯境，顷公只好回军抵御。卫军元帅孙良夫不顾部下的劝诫，一味要报受辱之仇，无奈强弱悬殊，卫军大败，孙良夫几乎丧命。

孙良夫一战受辱，新仇旧恨填塞胸中，亲自跑到晋国去请求援兵，恰好鲁国司寇臧宣叔也在晋国请兵伐齐，二人面见郤克，都对齐顷公恨之入骨。三人怂恿得晋景公也心动了，便以郤克为元帅，发兵车八百乘，于周定

王十八年（公元前 589 年），兵出绛城，不久，在卫国与齐国交界的新筑城中与鲁、卫、曹三国军队会齐，准备讨伐齐国。

齐顷公闻讯，心想：“假如晋国军队入境作战，齐国百姓必然惊慌，不如率军队到边境上决一死战！”于是进军于鞍城。顷公派使臣去下战书，郤克一口答应来日交战。

齐国大将高固向顷公请示道：“齐国从未与晋国交过手，不知道晋国人是勇士还是懦夫，请让我前往试探一下。”

齐顷公认为有理，便同意了。高固驾了单车开往晋国阵前，高声挑战。晋国阵营中一位末将按捺不住，也驾着单车冲出阵来。高固看得清楚，举起一块大石头，奋力一掷，便将那末将砸得脑浆迸裂。那驾车的慌了神，急忙想转回车去，高固腾身一跃，上了敌车，一脚将那御夫踹于车下，自己挽住缰绳，驾着敌车绕着齐军转了一圈，边转边高声喊道：“我的勇气还没有用完，谁要来买呀！”齐军将士拍手称快。晋国军中有人追出来，但却追不上了。高固回头对顷公说：“晋国军队数量虽然多，却不会打仗，不值得害怕！”

第二天，两军在鞍城旁的旷野列阵对垒，齐国以国佐统帅右军敌住鲁国的军队，派高固率领左军遏制卫、曹联军，自己亲帅中军与晋军对峙。齐顷公原本自恃勇武，昨天又听了高固一席豪言壮语，便不将晋军放在眼里，不

穿铠甲，只穿着锦袍绣甲，乘上一辆黄金装饰的豪华战车，以邴夏驾车，逢丑父为车右，命令军士张弓待发，说：“看我马腿踏入晋国军阵，便万弩齐发！”随着一声洪亮的鼓响，齐顷公一马当先，驱车杀入晋国军阵。齐军一起放箭，箭像蝗虫一样直飞晋阵，晋军死伤严重，稍稍乱了阵脚。

郤克的御夫解张手肘上连中两箭，血流如注，将车轮都染红了，但他仍然攥紧缰绳，毫不松懈。郤克在车上擂鼓发令，突然左胁中箭，鲜血一直流到了鞋子上，鼓声也随之缓慢下来。解张嘶哑着嗓门高叫道：“三军作战，全仗中军的鼓声为号令。元帅虽然受伤，还不至于会死，不能不奋勇作战啊！”

郤克的车右郑邱缓也附和道：“张侯的话太对了，死生听命而已，理应一往无前！”

郤克被他们二人的话所激励，操起鼓槌猛击战鼓。解张驱策战马，冒着如雨般的密箭直往前冲，郑邱缓左手拿一只大斗笠为郤克挡箭，右手执戈杀敌。左右将士被元帅奋不顾身的精神所感染，一齐击鼓冲杀。一时间中军鼓声震天，上、下二军以为中军获胜，士气更加高涨，争先恐后杀入敌阵，势不可挡。齐军抵敌不住，大败溃退。司马韩厥见郤克伤势严重，便劝他休息，自己统率本部军马冲在前头，看见了齐顷公的黄金战车，紧追不舍。

齐顷公见势头不好，绕着华不住山拼命逃窜，逢丑

父对邴夏说：“将军快去搬救兵，让我来驾车！”邴夏依言去了。晋军越聚越多，密匝匝将华不住山围了三层，逢丑父左冲右突，难以杀出重围，情急之下，对顷公说：“主公快脱下锦袍绣甲与我对换。万一有所不测，让我代您去死！”顷公依言与他换了衣甲与位置。

车到华泉边，被韩厥追上了。韩厥直把锦袍绣甲的逢丑父认作齐顷公，他伸手拉过齐侯的马缰，行礼后说：“我们主公应鲁、卫诸国的请求，前来向您上国问问他们到底犯了什么罪。臣韩厥请求君侯让我来为您赶车，请您屈尊到我们国家走一趟。”

韩厥一席貌似谦恭实是威胁的话，说得顷公又羞又怕。逢丑父假装口渴难当，递给顷公一只水瓢，说：“丑父，去替我弄点水来喝喝。”顷公下车去取来一瓢水，逢丑父接过去，一下全泼在地上，说：“这么脏的水怎么能喝？去舀些干净的来！”顷公便走到远处去舀水，趁别人不注意，窜入树林之中逃命，恰好碰到齐国将领郑周父，才捡了性命。

这边韩厥只顾看守着锦袍绣甲的“顷公”，也顾不得逃了驾车之人，将“顷公”献给了元帅郤克。郤克是见过齐顷公的，一看不是，喝问是谁，逢丑父如实说来，坦然大笑。韩厥气得七窍冒烟，郤克也怒火中烧，下令将逢丑父推出去斩首。逢丑父高声呼喊：“晋国军将听我说：自古以来可有代君主赴难之人？丑父为了君主免于灾难，今天却要被害，是何道理？”

郤克心想：“此人为其君主竭尽忠心，我若杀了他，不是好兆头！”便下令为他松绑，监押起来。

齐顷公回到军中，感念逢丑父，要率军拼命杀回去救他。国佐劝他以大局为重，先回国坚守，等楚国来救援再说。齐顷公到底还是听从了，返回国都临淄。郤克率联军长驱直入，一路烧杀抢掠，直抵临淄，想一举灭了齐国。

国佐对顷公说：“方今之计，以和为贵。请让我献上纪侯甗及玉磬这两件宝器给晋国，并答应归还我们占领的原来鲁国、卫国的土地，您看如何？”

齐顷公说：“罢了罢了，就依卿的主意去请和吧。不过寡人也只能退让到这地步，若再有条件，寡人只有决一死战了！”

国佐带着两件宝器来到晋军中，先见了韩厥，说明来意，韩厥说：“我们主公原与令君无怨无仇，只是因为你们一再侵占鲁、卫之地，我们主公可怜他们才伐齐的。不过此事我不敢专断，您可以去问中军元帅郤克。”

国佐非常谦恭地向郤克说明来意，郤克傲慢地说：“你们国家早晚就要灭亡了，你还想花言巧语来使我们松懈吗？你们若是真心请和，除非依我两件事。”

国佐越发谦卑地问：“请问哪两件事？”

郤克冷笑着说：“第一，将萧夫人送到晋国作人质；第二，将齐国内的田野阡陌都改为东西向，万一你们日后背盟，我便杀了人质，车马从西而东前来讨伐，可以

直抵临淄。”

国佐两眼冒火，勃然大怒道：“萧夫人乃主公之母，齐国与晋国相当，那便也是晋君之母，岂有国母作人质之理？田野阡陌，都是因地势决定走向，照您的话改向，与亡国又有什么两样？元帅这样刁难，想是不愿讲和喽？”

郤克冷冷地说：“我就不许讲和，你能怎样？”

国佐放声说道：“齐国国富兵强，今日偶一失手，并不足惜。元帅不许讲和，齐人自当拼死抗战，一次不行二次，二次不行三次。哪怕齐国灭亡，也决不将国母为人质，将垄亩改向。国佐言尽于此，就此告辞！”说罢，将两件宝器放在地上，朝郤克作了个揖，昂首挺胸走出营帐去了。

季孙行父与孙良夫等都不想再打下去了，见齐国答应归还土地，纷纷劝郤克同意讲和算了。郤克只好答应，派人追回国佐，歃血盟誓，各自罢兵归国。晋人释放逢丑父，齐顷公感激他的救命之恩，提拔他为上卿。

晋国从此威望大振，更加有称霸之心，在原有三军的基础上，又建新三军，以韩厥为元帅，晋国从此便有六军了。齐顷公此次兵败，深以为耻，也发愤图强，体恤百姓，修整政事，一心要报仇雪恨。晋国也担心与齐国积怨过深，威胁自己的霸业，有意安抚它，便将那些土地又判给了齐国，鲁、卫诸国大失所望，其他诸国也认为晋国自图私利，不守信义，渐渐与晋国不再同心了。

程婴杵臼双救孤

晋国伐齐得胜之后，一时间齐、郑、鲁、卫诸国均心向晋国，景公得意非凡，自以为再无忧患，重新宠用奸佞屠岸贾，日日饮酒打猎，荒于朝政，与昔日灵公一个模样。这屠岸贾当初侥幸未被赵盾杀掉，不自加约束悔过，反而对赵氏恨之入骨。如今又被宠用，便处心积虑要谋害赵氏，只苦于一时找不到借口。

一天，晋国境内的梁山忽然崩塌，土石堵塞了河流，以至断航三日。屠岸贾听到此事，心中大喜，觉得机会来了。景公命令太史为此事进行占卜，看是什么征兆。屠岸贾重金贿赂太史，叫他说是“刑罚不中”之兆。景公自认为从未滥施刑罚，怎么会有此征兆。屠岸贾便解释说：“所谓‘刑罚不中’，不专指滥施刑罚，也指该惩罚而未惩罚之事。赵盾将灵公弑杀在桃园，史册记载分明，却非但一直未受惩罚，反而操纵国政，至今赵氏子孙尚遍布朝廷，气焰熏天。如今梁山崩塌，岂不是天意在为灵公鸣冤吗？”

景公自从邲城之战后，即对赵同、赵括等人的专横跋扈极为不满，所以很轻易地便听信了屠岸贾的谗言，但

多少还有些不放心，又去问韩厥。韩厥说：“桃园弑逆，并非赵盾所为；况且赵氏历来为晋国建有大功，主公岂能听信小人之言，而怀疑功臣的后人呢？”

景公不以为然，又去问栾书、郤锜。栾、郤二家早已被屠岸贾拉拢过去了，一味含糊其词，不肯为赵家仗义直言。景公于是听信了屠岸贾的谗言，将赵氏罪状写在版上，交付屠岸贾，说：“你妥善处置，不要惊动了国都之人。”

韩厥得知此事，连夜赶往下宫，告知赵朔，叫他赶紧逃命。赵朔回答说：“我父亲一直背着弑君的恶名，如今屠岸贾奉了主公之命前来捕杀，我怎敢再次违抗君令，蒙受不忠之耻？我死不足惜，只是我妻子身怀六甲，已快生产了。将来若生个女孩，一切都说得不得；若侥幸生个男孩，还可以延续赵氏血脉，此事全仗韩将军保全，赵朔虽死犹生。”

韩厥感激流泪，说：“我一向受您父亲关怀提拔，恩同父子，才有今天的地位。只恨我势单力薄，不能粉碎贼人的阴谋。您嘱托的事，韩某定当拼死力效劳，不过贼人蓄谋已久，难免要斩草除根，您何不乘此贼乱未起之际，赶紧将尊夫人送回宫中去呢？”

赵朔恍然大悟，与韩厥洒泪而别，回头又忍痛嘱咐妻子庄姬，说：“日后若生女孩，取名为文；若生男孩，取名为武。如今动荡之际，文人无用，武人可以报仇。”不由分说，连夜由门客程婴护送，将庄姬用一辆暖车送

入宫去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屠岸贾亲自率领军士包围了下宫，将景公亲笔所写的罪版悬挂在大门口，不由分说杀进去，将赵朔、赵同、赵括、赵旃等各家男女老幼统统杀个精光，唯独赵旃之子赵胜当时在邯郸，才幸免于难。屠岸贾踩着满地血污走入下宫，脸上挂着得意的冷笑，命令仔细清查人数，最后发现唯独少了庄姬一人。有人报告说昨晚看到有一辆暖车半夜进宫，屠岸贾料知必是庄姬，他久闻庄姬已怀身孕，唯恐留下遗患，便前去禀告景公。景公说：“庄姬是母夫人钟爱之女，不可惊动，随她去吧。”

屠岸贾阴险地说：“公主自然不要紧，只是她身上怀了赵家的骨血，万一生下个男孩，将来恐怕又会有桃园之变，主公不可不防啊！”

景公一听，果然毛骨悚然，沉吟片刻，阴阴地说：“若生下男孩，便除去！”

屠岸贾从此日夜派心腹打探庄姬生产情况。不几天，庄姬生下一个男孩来，她也知道屠岸贾的黑手就在面前，便与成夫人商议，对外只说是生了个女孩。屠岸贾还不相信，要派自家奶妈入宫查验。庄姬慌了，又谎称女婴已死，屠岸贾越发不相信了，趁着景公耽于逸乐，一切由他自己主张之际，亲自带着一班女仆，到后宫细细搜查。

庄姬猝不及防，一时找不到地方安置婴儿，情急生智，便将婴儿藏在裤裆里，再结好裙子。刚刚弄停当，那

一帮贼人如狼似虎地闯进来搜查了。庄姬退到一边，忽然觉得档中婴儿在动，一下子心都悬到嗓子眼了，她默默祷告说：“孩子啊，老天要是存心灭绝赵氏宗脉，你就哭出声来；假如赵氏命不该绝，你千万别出一点响动！”说也奇怪，那孩子果真没有啼哭。屠岸贾等人四处搜索也没找到，只好悻悻退出。庄姬从档中取出婴儿，见那孩子正甜甜酣睡，眉宇间有几分夫君的神色，不禁喜极而泣。

再说那屠岸贾虽未搜到婴儿，仍然心存狐疑，有人传说孤儿被送出宫去了，屠岸贾为了斩草除根，下令四出张贴文告：有人告知孤儿下落的，重赏千金；若有知情不报，胆敢窝藏逆种的，满门抄斩！后来又扬言要将全国一岁以下的婴儿统统杀掉！

回头再说当初屠岸贾杀灭赵门之际，赵家所有门客都同赴危难，只有两个心腹门客未死，一个叫公孙杵臼，一个就是程婴。一天晚上，程婴正在家中灭烛闷坐，忽然闯进一个人来，仔细一看，竟是公孙杵臼。杵臼劈面便说：“赵氏待您一向不薄，为何临难苟活，何不与我一同赴死？”

程婴苦笑道：“死，并不难，不过与赵家有何益处？”

杵臼追问道：“那您有什么打算？”

程婴说：“主母有孕在身，我们且等见了分晓，若是男孩，你我尽力匡扶；若是女孩，我们再死不迟！”

杵臼大笑道：“先生之意正与在下相合！”